

〔苏〕约瑟夫·弗莱利赫曼

盛世良 王南枝 陈耀中 译



章鱼的触角

章鱼的触角

[苏] 约瑟夫·弗莱利赫曼 著

盛世良 王南枝 陈耀中译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苏联为加强战备研制了新式的原子能飞机，外国谍报机关派遣代号为“虎”和“女演员”的间谍去破坏。“女演员”利用色相迷住主要工程师，以图试飞时炸毁飞机，但遭失败。外国间谍头子戈林亲自出马，进行“病毒二号”计划，劫走“女演员”，展开颠覆活动，与苏联反间谍机关之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

作品是苏联的一部畅销小说，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第一部为“十二号礼品”，第二部为“驼背巨人脚下”，第三部为“神秘的病毒”。

章 鱼 的 触 角

〔苏〕约瑟夫·弗莱利赫曼 著

盛世良 王南枝 陈耀中译

责任编辑 郭雪波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顺义牛栏山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1.625 印张 254 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300册

书号：10267·67 定价：1.95元

人 物 表 (出现先后为序)

戴维斯 代号“虎”，外国间谍。

戈 林 外国间谍头目。

康斯坦丁(科斯佳)·伊万诺维奇·科斯特里奇金 中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科尔尼洛夫 少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瓦西里·库兹米奇·维尔基佐夫 少校，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列绍托夫 上校，共和国安全委员会负责人。

利尼亚耶夫 大尉，安全委员会科技处干部。

根纳季·波特罗霍夫 少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达尼洛夫娜·米勒 潜伏的女间谍。

柳德米拉(柳达)·别尔戈罗多娃 曾化名莉佳(莉多奇卡，莉杜什卡)，谢维里诺娃和塔季扬娜·扎贝哈洛，女间谍。

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扎维亚洛夫 大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奥列格·科拉洛夫 大学生。

斯米尔洛夫 大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瓦连京·亚历山德罗维奇·斯捷潘科夫斯基 航空设计师。

玛丽娅(玛娅·玛耶奇卡·玛伊卡)·尼古拉耶夫娜 医生。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科拉洛夫 教授，奥列格之父。

弗拉基米尔(沃洛佳)·彼得罗维奇·马特维耶夫 厂长。

奥莉加 马特维耶夫之妻，医生。

谢苗·雅科夫列维奇·瓦尔沙夫斯基 医生。
米哈伊洛夫 少尉，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薇拉·安德烈耶夫娜·帕纽什金娜 奥莉加和柳德米拉的母亲。
弗拉基米尔·尼古耶拉维奇·克雷洛夫 厂党委书记。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斯捷潘科夫斯卡娅 瓦连京之妹。
约翰·贝恩 外国航空工业家。
瓦西里·扎哈罗维奇·别尔戈罗多夫 柳德米拉的父亲。
伊格纳特·麦列霍夫 工人，游击队员，别尔戈罗多夫的好友。
卢基扬·安德烈耶维奇·扎贝哈洛 理发师，间谍。
安努什卡 扎贝哈洛的外孙女。
马索哈 外号“红毛”，乌克兰富农，德寇集中营看守，外国情报机关雇佣间谍。
佳奇科夫 安全委员会医务处主任。
帕维尔·利沃维奇·卡赞斯基 游击队员。
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 卡赞斯基之妻。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纽霍夫 保密厂计划员。
斯捷潘·克鲁格洛夫 匪徒。
米哈伊尔·德罗兹多夫 斯捷潘的外甥司机。
米努欣 外号“大力士”，前集中营看守。
索洛维约夫 大尉，边防军人。
弗谢沃洛德·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里博夫 仪表科研所所长。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亚基缅科 老科学家。
瓦列里 亚基缅科的儿子。
斯捷尔日涅夫 大尉，刑事侦缉队工作人员。
丽玛·瓦尔沙夫斯卡娅 谢苗·瓦尔沙夫斯基之妹。
柳博芙·彼得罗夫娜·斯麦雷赫 少校，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
普罗科波·亚历山德罗维奇·扎伊采夫 报务员。

目 录

第一部 十二号礼品

第二部 驼背巨人脚下

第三部 神秘的病毒



第一章

戴维斯那沉重的身躯深深地埋在沙发里，他捏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雪茄，细听戈林讲话。说的是戴维斯未来的女搭当。

戴维斯生得大脸盘、鼓下巴，两片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时而露出一丝笑容。他一笑，深陷的双眼在阴暗的房间里一闪一闪的，活象两团鬼火，显得狰狞可怖。

很难说，情报局局长究竟为什么给戴维斯起了“虎”这个代号，是由于长相呢，还是由于他在达到既定目标的时候机灵狡猾与凶狠残暴二者兼备。

不过他现在有点神情不安，这从他那尖利的目光、微侧的脑瓜和整个身躯都看得出来。

一听说他戴维斯要服从这个花花公子戈林，他就一直忧心忡忡。再说，原先他单枪匹马，独来独往。而现在，却要跟一个他并不太熟悉的女人一起行动。

她是何许人？戴维斯听说过她的一些情况，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要跟她一起干。据这位自鸣得意的花花公子戈林说，她精通本行。果真如此？能信赖她吗？

戴维斯点燃了雪茄，贪婪地抽了起来。

“据您所说，”他终于开了口，“此人的父亲是白俄吧？您可别以为这个问题毫不相干。您自己也明白，对一个要一起做这种买卖的人，我要了解全部底细。这不是吹毛求疵……”

“行啊，这是您的权利。”

戈林站起身，踱了几步，在窗户旁停下。他身穿一套十分合体的咖啡色西服，跟梳成分头的栗色头发很相称，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之所以给人造成这种印象，还因为他活跃好动，老是手脚不闲。

戈林给自己倒了点威士忌酒，仍然舒舒服服地坐到沙发上。一接触到戴维斯似有所待的目光，又说了一声：“行啊……”停了一会，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接着讲了下去：

“是这样，她的父亲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到了我们这儿，当时就被我们招募了。的确，起先谁也没有注意到他。当时这儿的白俄要多少有多少。大多数都寄人篱下，唯命是从。所以，这个长着哥萨克式胡子、名叫别尔戈罗多夫的年轻军官，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是这仅仅是一开始的时候。时过不久，别尔戈罗多夫显然就鹤立鸡群了……”

“什么原因呢？”

戈林一字一顿地说：“首先是因为他刻骨仇恨苏俄，仇恨跟俄国新制度有关的一切。”

“这有什么，他们这号人唱的都是一个调。”

“别尔戈罗多夫战胜了其余的人。是这样，他跟布尔什维克有一笔特殊的账要算。”

戈林从烟盆里拿了一支雪茄，不慌不忙地点着，得意洋洋地抽了几口。随后他的嘴边泛起了冷笑，吐出几颗金牙……

“他家祖祖辈辈都在军队里当官，门第高贵，家境富裕……革命打断了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投靠了彼得留拉。彼得留拉的结局就无须向您解释了。于是，别尔戈罗多夫决定侨居国外。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实施计划，又遭到了一次新的打击，差点儿送了命……

“他的妻子，我插一句，从他带来的几张照片看，真称得上俄国美女，他的妻子抛弃了他，跟一个革命家跑了，好象还是个工人。别尔戈罗多夫想开枪自杀，子弹卡壳了！他费尽周折才逃到法国，然后又上我们这儿。令人惊奇的是，尽管这样，他居然还随身带来了两岁的女儿，孩子是他从妻子那儿偷来的。

“局长下令照料那个孩子。小女孩托给人抚养，长成少女时给送进了我们的特种学校。那儿教外语、上流社会的风度和音乐。她生就一副美妙的歌喉，当然，这个特点也没有被忽视。

“至于我们那学校的条件您是了解的……她同父亲很少见面。这女孩从小孤苦伶仃，一心只惦记着那个唯一的亲人。但是，她得到的父爱却极有限。别尔戈罗多夫关心的，主要是激起她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把女儿培养成忠实的同谋。他口口声声地说，布尔什维克毁了他们的生活，母亲抛弃了她，卖身投靠布尔什维克……

“这小姑娘应当说是很有天资的。十二岁时手枪就打得很好，能流利地讲两三种语言。后来嘛……”

戈林站起来，往两个杯子里都倒了点威士忌，呷了一口。戴维斯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没有碰酒杯，戈林看了他一眼，惊奇地扬起眉毛，继续讲这段故事：

“说简短点，她满十五岁的时候，学校里就没有比她更高

超的射手和骑师了。真见鬼，也许哪儿也没有比她更漂亮的姑娘了。”

“十八岁那年，她已经立了一功：成功地枪击某国使馆官员。她是从密集的人群中向疾驶的汽车开的枪。当然，凶手没有抓获。这件事当初曾轰动一时。

“后来她又马到成功，完成了几项十分惊险的任务。也许，您还记得智盗信使密件这桩惊人奇案吧？这是她干得最出色的案子之一。”

戈林停了停又接着说：“她为打入俄国作准备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多了。她有好几种特长，弹琴、唱歌是拿手好戏……不过，她最主要的武器是对苏俄的仇恨。她简直是拽不了拖不住地想往俄国闯。我们相信她会成功。总之，先生，您有一位可靠的搭当。她自己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请注意，计划已经得到我们的批准。”

“您是否太相信她了？”戴维斯不安地问。“她毕竟是俄国人，这是不能忘记的……”

戈林那刮得光光的、红润的脸上闪过一丝冷笑。他用保养得很好的细长手指叩打着光滑的桌面，漫不经心地说：

“您的担忧是毫无理由的，要是一个人在银行里有大笔存款，他是不会改变信仰的。况且她还发誓要为被害的父亲复仇……”

“这该怎么理解——‘被害’？”戴维斯惊奇地问。“难道他们把他杀了？”

“看来是这样。是这么回事，早在1940年，他就被派到那边去了。别尔戈罗多夫在那边顺利地登了陆，报告说，正向目标前进。后来……后来就下落不明了……”

“什么叫下落不明？”戴维斯探身向前，急欲知道下文。但

戈林并不急于回答。他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摇晃着，不时用光亮的皮鞋尖去碰碰一动不动地趴在主人脚边的狮子狗。

“直到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个谜。”戈林终于开了口。“要是他活着的话，总会想个办法通个消息吧，可是他杳无音信大约已经有八年了。毫无疑问，他被害了。父亲的失踪起先激起了一场风暴，她坐立不安，怒不可遏，随后就变得灰心丧气。为了使她摆脱这种麻木不仁的状态，局长使用了并不太新鲜，但效果十拿九稳的手法。有一天，局长告诉她：‘已经得到情报，您父亲被俄国人处决了……’当然，他还不失良机地描绘‘处决’的细节……效果甚至超出了预料。

“她发誓要无情地为父亲复仇。随后给了她两三件冒险任务，让她提提精神。现在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到俄国去。”

戈林又抽起了雪茄，添了一句：

“所以说，您可以不必担心，在整个新大陆都找不到更好的搭当了！”

戴维斯的薄嘴唇牵动了一下，挤出一丝似信非信的微笑。他望着戈林头顶上方说：

“行啊，履历是满不错的。”停了一会儿又问：“她用什么代号，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您得在这儿耽搁一段时间。我们尽快找个机会把‘女演员’送过国界。”

“嗯……‘女演员’。是否太离奇了？不过请问，先生，一个女人，那怕是善于冒险的女人，怎么能没有我帮忙就去做这种危险的买卖呢？我觉得，您对她的力量估计过高……”

“先是她一个人去，熟悉环境，了解情况……等到一切都安排就绪，决战时机一到，您就动身。”

戈林象是欣赏自己的口才似的，慢条斯里地接着说：

“我们情报局要比某些参议员和外交官更有远见。早在1943年，我们就预见到，德国的失败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大势所趋，于是就考虑吸收德国间谍搞俄国的工作。根据我们的计划，德国人在占领区建立了几个经过精心伪装的基地，就安排在我们预料俄国人会建造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地方。遗憾的是，在这些基地中，有许多已经被苏联侦察机关发现。不过，您和‘女演员’要去的那个基地保存下来了。那儿有许多你们有用的东西，包括电台，所以嘛……”

“请原谅，您是否想到过，这个基地也会被俄国人发现，因而我们最终也会被捕？”

戈林冷冷地、鄙夷地盯了对方一眼。

“您可以认为，我们的确已经想到过。干我们这一行，一定要考虑周密。您是怎么考虑这次行动的？是到郊外去散散心呀？”

戴维斯气得手直痒痒，真想给这个花花公子一个嘴巴子。但他克制住了，依然不动声色。

戴维斯站起身来，走到茶几旁，倒了杯水，手擎茶杯，居高临下地看了看坐着的戈林，平心静气地问：

“什么时候可以详细地了解计划？”

“再过五分钟整，”戈林看了看古色古香的挂钟说，“‘女演员’就会来到。”他也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唰地一下拉开了沉重的窗帘。阳光射进房间，照得戴维斯眯起了眼。他退了几步，躲到戈林背后。

※ ※ ※

街上阳光和煦，汽车和无轨电车熙熙攘攘便道上满是行

人。

一辆洁白耀眼的小轿车开到大门旁停下。开车的那个女人关上发动机，利索地打开车门，轻盈地跳到人行道上。

“就是她。”戈林说。

戴维斯惊讶得几乎要噓出声来。这个年轻的女人步态矫健，缝得很合身的连衣裙显出她那苗条的身段。细长的腿晒得黑黑的，穿一双小巧的高跟鞋。头发在后脑勺束成髻，更衬托出脖子和肩头线条的优美。这个女人如此艳丽妩媚，戴维斯不禁大吃一惊。

“上隔壁房间去，关上门，”戈林命令道。“要您来的时候会叫您的。”

戴维斯无可奈何地转身走出房间，戈林又唰地一下拉上了窗帘。

第二章

一列快车疾驰而过，车灯的强光劈开夜空，尖厉的汽笛声打破了夜间的寂静。

软席车厢的一间包房内站着一名旅客，身子随着车厢晃动的节奏摇晃着。他凭窗眺望，只见在南方夜色中依稀可辨的房屋和树木接连不断地闪过。

闪电时而照亮包房，借着电光可以看清楚，这位旅客是年轻人，留着小胡子，一头黑发，还有一双碧蓝的大眼睛，显得风度翩翩。他的衣着普普通通，象一个去度假或实习的大学生。

看看这个青年人平静的神色，谁也想不到，他的忐忑不安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

年轻人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开着的包房门。在灯火通

明的走廊里，依然有一个人影在晃动，那人坐在车壁的折叠椅上。毫无疑问，这个安安静静地看书的人是个危险人物。列车刚开过一条湍急的小河，进了苏联境内的第一个车站，这个外表象大学生的年轻人就感到有人盯梢。那位埋头看书的旅客只有一次瞥了一眼“大学生”，随后就对他毫不注意；但是他稍有动静，“大学生”就神经紧张。他们怎么会发现的？一切都考虑得如此周密……

也许，这一切仅仅是他的感觉？不见得。

“大学生”打定主意要仔细端详一番坐着的那个人。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悠悠地穿过走廊，靠在窗旁。使青年如此感兴趣的旅客大约有二十二岁，运动衫下隐隐显出宽阔的胸膛和发达的肌肉。睫毛又密又长，灰色的眼睛神情坦然。他时而用手理理鬚发，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不过，“大学生”对这个同路旅客作了仔细研究后，断定此人对他来说非常危险。

“大学生”离开窗户，看了看表。差不多三点钟了。他睡意浓浓地打了个哈欠，进了包房，随手关上门，扭上门锁，放下门旁的挡头。他没开灯，从行李柜里提出一个皮箱，放到沙发床上，打开箱盖，按了一下微微鼓出的小钮。箱子的一侧象门一样打开了。在特制的暗格里有一把芬兰刀和一只钢甲拳。“大学生”从格内掏出了芬兰刀和一只小手枪。

列车在爬坡，车速减慢。

“大学生”右手握枪，用枪把在窗玻璃上划了几下，轻轻一按就把四四方方的一块玻璃拿了下来，扭身想把玻璃放到沙发上。但是玻璃下角开裂，碎角掉下，他赶紧托住玻璃，放到沙发上，手在地下摸索着，没找着碎块。为了不浪费时间，他走到窗前，用枪把在第二层玻璃上划了几下，手指一

按，把玻璃推出去。

夜晚的凉风吹进包房，濛濛细雨打在脸上。

科斯特里奇金中尉一接到任务，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科斯特里奇金象一个角斗士那样，要用全副意志、体力、技巧和经验来取胜，目的只有一个——发现不速之“客”。象以往一样，他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大学生”过国境时，警觉地看了看证件检查员，这使科斯特里奇金想到，应当更仔细地研究这名旅客。他尽量不让“大学生”感到有人监视，装作埋头看书。然而，“大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他全神贯注的观察。中尉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认为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但他还是派科尔尼洛夫少尉向列绍托夫上校报告了可疑分子的情况。

“大学生”关上包房门后，科斯特里奇金又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随后走到门廊里，科尔尼洛夫已经在那儿等他好几分钟了。

“报告一号了？”科斯特里奇金眼盯着走廊，悄悄地问。

“是。”

“记住特征，以防万一：蓝色的大眼睛，时髦的小胡子，黑头发，不过我想是伪装……”科斯特里奇金没说完，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看了看通车外的那扇门。“盯着走廊。要是他出来，立即告诉我。”科斯特里奇金打开车门，抓着把手，身子悬在车外，凝视暗处，频频的闪电和滚滚的惊雷使气氛显得更加紧张。

突然，科斯特里奇金向科尔尼洛夫打了个手势，后者很快跑到门旁。

“跳车了，鬼东西！”科斯特里奇金的脸上和衣服上淌着

雨水。“立即搜索包房，报告一号；我去追他……”

“科斯佳！”但是，科斯特里奇金已经听不到科尔尼洛夫的喊声了。他双脚离开了踏板，纵身跳下奔驰的列车，消失在黑暗中……

第三章

维尔基佐夫少校走出列绍托夫上校办公室时，已经是半夜了。安全委员会的值班员报告，各行动小组没有来消息。少校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打开台灯，坐到椅子上。柔和的灯光投在写字台上，照亮了他那聚精会神的脸。少校浓密的黑眉毛在鼻梁上连成一条线，眼睛盯着从莫斯科来的电报。

电报说，最近一两天内，外国谍报机关要向这儿派遣一名间谍。用什么方式派遣，这名间谍是谁，密电上没说。

过了一会儿，送来了科斯特里奇金中尉从火车站报告的情况：发现了一名可疑旅客，是个年轻人，外表象大学生。已经布置了监视。暂时还没有拘留的理由。

这名旅客是谁呢？是否就是密电上所说的那个人？

显然，科斯特里奇金并不十分有把握，认定他已经找到了间谍……不过，要是他认错了呢？也许，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

年轻是个很大的长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经验和知识不足。不错，科斯特里奇金中尉已经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机灵的工作人员。但是，外国谍报机关也不会派新手来，而会派一个有经验的、狡猾的间谍来，也许会派个老牌间谍？这是不应当忽视的。让科斯特里奇金中尉单枪匹马去应付这种局面有危险。

维尔基佐夫看了看表。要是派扎维亚洛夫大尉骑摩托车

去，也许会赶在列车的前面到达铁路会让站。少校拿起电话，想叫扎维亚洛夫，这时值班员猛地推开房门。

“少校同志，这是科斯特里奇金发来的！”他递给维尔基佐夫一份译好的报告。

科斯特里奇金请求立即派行动小组到红十月村。维尔基佐夫神色严峻。科斯特里奇金出什么事了？显然，间谍溜了，是在什么情况下逃走的呢？要从科斯特里奇金手里溜走并不容易……

维尔基佐夫把自己的想法报告了列绍托夫上校，几分钟后就率领行动小组，冒着倾盆大雨乘车走了。

※ ※ ※

行动小组的汽车在村苏维埃办公楼旁停下，整个村庄还沉浸在睡梦中。科斯特里奇金镇静地迎面走来，跟着少校进了村苏维埃办公楼。只是苍白的脸色才稍稍暴露出他内心的激动。

维尔基佐夫听完了报告，对中尉的行动表示赞许。从科斯特里奇金推算的间谍消失的时间到现在，要是间谍没坐上顺路的汽车，是不可能走远的。集体农庄的守夜人说，他见过一个陌生人提着皮箱往区中心走，是在一小时前。少校明白了，间谍想尽快进城。那儿是个大工业中心，他可以轻而易举地隐藏下来。无论如何要在半路上截住他。

少校指示向公路前进，他把行动小组留下，命令搜索公路旁的小树林，自己驱车进城。

但是，搜索毫无结果，间谍消失得无影无踪。

科斯特里奇金消失在黑暗中后，科尔尼洛夫在门廊上站